

禮

書

通

故

昏禮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禮書通故弟六

伏生書傳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乎織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如是則上無以孝考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白虎通義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滿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數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爲二十五而繫心也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五經異義云大戴

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亏庶人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姊長姊十九至十六知夫季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慎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季三十所以重繼嗣也鄭元不駁范甯云譙周說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昏娶之限蓋不畢復過此爾故舜季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季二十未有

嫁仲春之月奔者不禁甯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旣至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王肅云周官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尋過此也唐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馬昭云禮本命篇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亏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杜佑云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掌萬民之判眾庶之禮也器服經有爲夫婦之長旣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以周案伏傳范注說竝正當禮無夫爲婦長旣之文異義引有字誤夫爲婦

當作爲夫姊王肅引荀賢語見墨子節用篇

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予百亦無益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其之若己生之也不取兩姊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以周案天子娶十二女保乾圖文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公羊傳文公羊說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三國媵非禮也梁梁注引

許叔重云姪娣季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

春秋左氏說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何休說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故齊人來媵無貶刺之文鄭元說天子云備百姓博異氣諸侯直云備酒漿何尋有異姓在其中齊大國來媵我以爲榮故無貶刺

白虎通義云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周官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行焉冰泮而農桑起畧禮殺亏此鄭元

從通義王肅從家語東晉云春秋二百四十季天王取后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送女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尋時失時爲褒貶何唯亏仲春季秋以相非哉以周案仲春會男女文見周官二月綏多士女文見夏小正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文兒邶風秋以爲期文見衛風霜降逆女冰泮殺內文見荀子有女懷春不暇待秋文見毛傳通典引董仲舒云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文本荀子毛傳家語雖偽書未可全斥昏之正期在霜降後冰泮非周官仲春會男女奔者不禁據期盡言若

仲春爲正昏之月何容汲汲先下不禁之令鄭注錯會  
經意而仲春後季秋再不相昏娶振古如茲束說更謬  
春秋所書多失禮事

鄭元說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重天時權  
許之謙周云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鄭鍔說  
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命者連讀若之言及也謂奔  
者俱有罰以周案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六禮不備  
謂之奔奔者不禁聽成昏也殺禮成昏必有故故下言  
無故罰之故者或凶荒或男女失時

毛詩傳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謂告父母廟白虎通

義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杜預說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云先配而後祖孔穎達說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陳祥道說記卜郊受命亏祖廟化龜亏禰宮鄭謂受命退乃卜卜昏之禮蓋亦如之然則告廟始亏納采問名之後矣以周案昏禮尗半篇敘六禮之行皆主婦家立文男家之事多從略立文然也婦家六禮之行皆受亏廟男氏不言可知白虎諸家因禮經無男氏告廟之文遂生曲說本記言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昏謂親迎時昕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說見賈

疏受諸禰廟卽告廟也戴記言娶妻齋戒以告鬼神又  
言祖廟未暇冠娶妻必告傳言鄭忽先配而後祖不爲  
夫婦楚公子圍娶亏鄭亦云圍布几筵告亏其莊之廟  
皆男氏告廟之證毛大可因此斥禮經爲戰國書大謬  
其謂告迎之後又有告至告謁二禮尤屬杜撰 又案  
毛詩說娶妻告父母謂告父母廟此古文家說也白虎  
通說娶妻告父母者遠恥防淫泆不先告廟者示不必  
安此今文家說也鄭康成從古文故注記凡行事必用  
昏昕受諸禰廟云用昕使者用昏壻明壻亦告禰廟也  
故箋詩必告父母云議亏生者卜亏死者此之謂告鄭

以卜亏祿者爲告則納吉注歸卜亏廟是亦謂告廟而後卜也秦氏通考因鄭解先配後祖以祖爲軌道之祭遂謂鄭主不告廟之說殊爲失察

鄭元云昏禮下達先使媒氏下通其言朱熹云下達爲下文用雁而發士庶皆尋用雁攝盛之意褚寅亮說如朱子解則宜云納采用雁下達文義方順當主鄭說用雁與六摯絕不相涉若云士許用大夫之摯以攝盛則天子諸侯大昏何反降用大夫之所執乎以周案昏禮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六禮也六禮之行自天子達亏士故首不舉士而曰昏禮下達非若冠禮

自土始也鄭朱竝非記玉人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大昏用鴈無見文賈疏昏禮無問尊卑用鴈未知何據士當用雉雉難生致攝盛用鴈大夫用雁如公孫黑強委禽是記曰擎不用舛舛謂雉褚說非

鄭元云賓升西階當阿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庶沈彤云當阿卽當庶阿之言倚屋宇倚勇庶之言閣屋宇閣勇以周案梁之曲處謂之阿凡經中阿之義訓爲曲說文亦云阿一曰曲阜也殷人重屋四阿亦謂用四曲梁士大夫用夏屋制其曲梁中處正當棟故鄭注訓當阿爲當棟賓弓曲梁當棟之處致命主人弓阤

階上再拜賓退負序遂從而南主人鄉與客竝而受故  
下曰授亏楹閒南面今文阿𠂇庶則授受當在楹外矣  
故鄭注不從今文沈果堂謂阿卽庶要謬

赦繼公云授亏楹閒南面文承主人之下則授宜從受  
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矣以周案此竝受法亦謂之同  
面受赦改經非從注疏

鄭元云授亏楹閒南面竝授也賈公彥云經云南面不  
辨賓主故知竝授朱大韶云經三云楹閒南面注亏士  
昏禮注云竝授亏聘禮則以為訥受案聘禮注是也經  
無竝授受法言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可知授當為受

字之誤也文承主人再拜下自言主人受不當言使者授聘禮諸條皆主受者言其例自明鄭不審授爲受之謬故解爲竝受與聘禮注異以周案經言授明就賓立文何尋云不辨賓主記言鄉與客竝然後受自是通行之禮何尋云禮無竝授受法說詳相見禮門

鄭元云主人受醴筵席西北面疑立待賓卽筵吳廷萼云鄉飲酒禮言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此賓拜主人亦當少退身能疑立以周案凌氏釋例亏納采使者不答拜亦云主人拜時使者當如聘享授玉璧之例亦三退負序與吳氏此說相合

鄭元云問名曰爲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孔穎達云問名問其母所生之姓名昏禮云爲誰氏言母之姓何氏也賈公彥云名有二種一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是名號之名若以姓氏爲名之類是也問女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明本不問女三月之名教繼公云氏謂女之伯仲戴媯爲仲氏亦其一目盛世佐褚寅亮說問名而以誰氏問不敢斥言也主人則直對以三月之名以周案婦諱不出門名亦不出閨古婦人以名箸者若微在若重若簡璧若弃皆特見其通行之稱止曰伯氏仲氏詩稱大任陳媯爲仲氏是也器大記

曰男子偁名女子偁字問名卽問字小記曰男子偁名  
婦人書伯仲問字卽問伯仲疏家分字與  
伯仲爲二誤曰爲誰氏問  
伯仲氏非問姓氏誰氏猶云何氏說文誰何也誰謂伯  
仲對當如春秋伯姬叔姬之偁不直告以三月之名

又案鄭注不必主人之女賈氏謂恐假外人之女而收  
養之似非鄭意俞理初申鄭注引左傳云先君之適若  
而人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寡人之適若而人不必其主  
人之女謂或遺姑姊妹之屬斯說勝賈

鄭元云問名卒曰某氏不記之者明爲主人女教繼公  
云此擯者傳主人許之辭也竇致命亏堂宜亦曰敢請

女爲誰氏主人則直以女名對之以周案此門外傳辭不遽告以名者俟賓入對之也上記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卽告名之辭鄭注誤

張爾岐云主人拂几授校賓主不敵故也褚寅亮說授几之法主執兩端授則賓執中閒受主執中閒授則賓執兩端受此則以校授賓異亏常禮以周案聘禮亦賓主不敵不云授校張說固非校爲几足足在几之兩端執校以授卽執兩端授褚說亦非詳見名器門

朱熹云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便休郝敬云昏姻之約自納采問名時已定矣如必問名始卜倘卜不

吉可中廢乎故用禮通其義而已以周案納采但曰脫室某斥男名不斥文字是但約爲婚媾尙未定其伯仲氏猶晏子請室曰邊姑姊妹若而人辱使董振擇之也問名則定其伯仲氏而後可加諸卜納采問名賈疏謂一使兼行二事納采一鴈納吉一鴈其禮殊輕納徵乃加束帛故卜不吉可中廢御孫曰男賛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後儒視納采節太重且以納采時已定其伯仲故問名納吉諸節皆說不通今吾越俗遣人約昏之後先以葬禮問女子生辰合之不吉卽還其帖仿古問名加卜之意卜不吉中廢何妨情理後人視納采禮太重反疑古禮不可通自畧畧百

賈公彥云云吾子有嘉命以下至請納徵是門外向擯

者辭也云致命曰某敢納徵者是升堂所致命辭也云對曰者是堂上主人對辭也敖繼公云致命之辭宜在敢不承命之後以周案使在門外故曰請納徵旣升堂故曰敢納徵從賈疏

白虎通義云納徵元纁束帛離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為庭實庭實偶也昏禮經曰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納徵用元纁束帛離皮鄭元云周禮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純實繙字古繙以才為聲納幣以繙婦入陰也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賈公彥云庶人用繙無

縗士大夫乃以元縗束帛襍記納幣一束束五兩三元二縗陳祥道說史錦繡千純純匹端名疏謂庶人用繡非盛世佐說襍記魯人之贈三元二縗是送死之制聘女或異古紂字多誤爲純鄭改純爲繡不爲燕據以周案純帛之純不必改繡庶人用繡亏文無見從白虎通義天子諸侯加之以圭璋玉人云繫璧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

敖繼公云請期節曰某日堂上致命之詞也其上則皆賓者所傳者也張爾岐說請期節云云皆賓與主人面相往復之辭盛世佐說此皆使者在門外與賓者所往

復者也其致命亏堂當曰敢請期不亏堂上告期者以在門外已告也仍曰請期者以壻父本欲使者請期若亏堂上直告之曰某日豈辱爲致命乎以周案赦說非盛說夏繫

荀況云親迎之禮父南向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鄭元云父醮子子壻也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亏寢爾下十三字依赦氏集說引補呂坤云父西向子南面以周案冠醮子南面賓北面此父親醮不用賓北面之位終有未安當從荀子

賈公彥云女父禮女用醴又在廟父醮子用酒又在寢

知者以在廟禮筵亏戶西右几布神位今不言在寢可知也以周案父醴子亦宜在廟與醴女同左傳公子圍取亏鄭曰圍布几筵告亏其莊之廟是其義證記文上  
下類錄命辭例不及神席不辱因此遂生曲說

鄭元云宗子無父母命之命之使者在春秋紀繫繕來逆女是也親皆歿已躬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賈公彥說公羊傳紀繫繕來逆女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如公羊義

母命之者命子之父兄師友使命使者不自親命使者此注云命之命使者似母親命鄭略言之其實同也故繼公說記曰父親離子而命之迎是親迎者必受父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其禮不可行此爲無父而母命使者之禮則父歿而母存亦不可親迎矣以周案公羊家說母不通使故母命之謂命父兄師友使命使者但經云母命之己躬命之竝不言父兄師友己躬命之是直以己名命使者則母命之不畧謂命父兄師友以命使者上下分化兩解鄭注命之命使者自與公羊家异且昏禮當以同姓爲主云稱師友固屬未安宗子尊父

兄亦未尋主其昏故有母母命之無母己昭命之婦人無外事非所施亏宗子無父之取婦也京公問篇諸侯冕而親迎云諸侯無父可知是親迎不論父存歿矣

鄭元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支子庶昆弟也弟宗子母弟敖繼公云支子謂宗子之族人也弟謂凡無父母而有親兄者也兄雖非宗子猶稱之也有兄則不稱宗子者尚親也褚寅亮云注必指宗子母弟者見所稱之兄非大宗子則必小宗子也假如宗子媛母弟之次者存季弟行昏禮亦不尋稱次兄以非宗子也而稱其繼祖之宗子敖氏似失記意以周案褚尋鄭意

尋義云禮戴說天子親迎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  
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  
京師而備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諸侯有故若疾病  
則上卿逆上公臨之許慎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  
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鄭元駁之云文  
王親迎亏潤卽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尊其亏后  
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亏此哉禮  
記京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一姓之  
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  
乎以周案左氏說天子聘后及嫁女皆使同姓諸侯爲

主祭公迎后傳云禮也劉夏迎后譏卿不行不譏王不行不親迎文王親迎本諸侯禮然哀公篇言先聖天地明屬天子究不辱言不親迎顧未必若大夫士直逆女家百胡氏甯曰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迎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而入此說可通白虎通義云天子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爲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館亏外明不往京師也又案春秋之例大夫不外娶爲大夫不辱越境逆女也故莒慶來逆叔姬傳以爲

譏棗曉樓公羊禮說據此大夫越境逆女爲非禮遂謂諸侯更無有越境之事顯與公如齊逆女傳以爲禮相違不足據

鄭元云士昏主人爵弁而纏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賈公彥說卿大夫助祭用元冕親迎亦當元冕攝盛也天子諸侯不須攝盛宜用家祭之服則五等諸侯元冕以家祭親迎不尋過元冕天子親迎當服袞冕矣是以郊特牲云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據諸侯而說故知諸侯元冕也孔穎達說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之冕五冕通元故合稱元

冕以周案天子袞冕祭袞冕親迎是親迎用祭服也但五等侯之祭服說亦不同說詳衣服通故中大夫以下親迎攝盛鄭云大夫亦冕服者大夫以冕爲尊士以弁弁爲尊士親迎用尊服則大夫以冕可知也至士之子用士服爲攝盛賈疏以爲適子則然庶子宜降一等亏義無從推見蓋據後世禮爲說也唐六典昏禮有嫡庶之分

經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賈公彥云奠鴈當在房外當楣北面何休云夏后氏逆亏庭殷人逆亏堂周人逆亏戶後代漸文迎亏房者親親之

義也以周案何休之言本於書傳此乃天子俟禮非尊  
鴈浴凡言戶皆室戶房戶不卑單稱戶賈疏因女在房  
中改戶爲房已與本文不合當楣北面經傳要無其文  
且時主人升西面正當楣處又安尋容壻之尊鴈及拜  
位賈疏甚謬何後人咸信其說邪近張皋文知當楣侵  
主人位改爲當阿亦爲未達經於賓升之下卽曰北面  
尊鴈其鴈明尊亏西階上矣如果曲而鉤楹而東又曲  
而北當阿而尊有如許轉折經宜明箸之矣又考說苑  
修文篇言親迎之禮云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  
以屨二兩加束脩二又云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屨女

則親迎亦不僅尊鴈矣

何休云書傳曰夏后氏逆亏庭殷人逆亏堂周人逆亏戶以周案此天子俟禮也天子俟禮之別詳亏書傳諸侯大夫士俟禮之別詳亏齊風著篇傳箋以粢瓊華爲士服青瓊瑩爲卿大夫服黃瓊英爲人君服則諸侯俟亏堂卿大夫俟亏庭士俟亏著矣而鄭風丰詩又云俟我乎巷毛傳以巷爲門外與禮經合蓋俟著者其命士不命之士自俟亏門外之巷也此別有說  
詳襍著賈疏引書傳以爲婿親迎尊鴈在房戶外之證大謬

毛詩傳云有女同車親迎同車也鄭箋云親迎與之同

車故稱同車之禮陳奐云禮士從車二乘執燭毒馬婿婦皆同故曰同車以周案親迎之車雖婦婿各一乘而婦初乘車之時固與婿同車也禮曰婿御婦車授綏記曰婿授綏御輪三周舊疏引此以解傳箋本明陳疏好與鄭異故別解之如其說傳亦當曰親迎車同

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受擎入主人再拜受婿再拜送出敖繼公云主人拜亏位進訪受亏門中皆西面婿復位東面拜送褚寅亮云經明箸入與出之文敖氏訪受門中胤說也授受之節宜亦如士相見禮在中庭以周案敖說士相見禮亦謂訪受門中非

鄭元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賈公彥云左傳齊高固秋月迎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行行反馬禮故知大夫以上嫁女自以其車送之吳廷萼說親迎爲六禮之一焉有夫家不其車而自乘其車之理此經婿車婦車並舉其爲夫家所其甚明左傳有反馬說或是送女之人所乘或載嫁女服器之車俱未可知以周案詩百兩御之御迎也是大夫以上有迎車也百兩將之將送也是大夫以上有送車也毛傳云諸侯之子嫁亏諸侯送御皆百乘兼言尋之諸說殊偏鄭箴膏肓云禮雖敝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

至大夫皆有畱車反馬之禮畱車妻之道反馬婿之義  
**鄭元**云女從者謂姪娣也盛世佐秦蕙田說女從者卽下所謂婦人送者詩諸娣從之乃諸侯禮鄭誤以周案下經云雖無娣媵先是士妻亦有姪娣也從鄭

**鄭元**云媵御沃盥交謂媵沃壻盥亏南洗御沃婦盥亏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敷繼公云媵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此盥蓋亏北洗夏炘說鄭敷盡非經例賓主敵者洗亏庭洗尊者不就洗有人就而沃盥公會公尊不就洗士虞特牲少牢戶尊不就洗內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是子於父母亦就而沃盥也同牢之禮夫婦竝尊媵御皆賤亦就而沃

鹽也凡云沃鹽者皆指匜槃而言與庭洗無涉庭洗無  
云沃盥者以周案夏說與胡氏士虞正義合

敖繼公云舉鼎入匕俎從設謂三匕三俎從設有司三人各兼執一匕一俎北方載者左人也右人則西面匕沈彤說當有六俎六匕云共牢者謂夫婦各食其半非謂止三俎而共之也以周案經言夫饌舉俎魚膾言婦饌不舉者明同牢亦同俎也沈說無據少牢禮匕皆加亏鼎東杓爲鼎西面匕者在東便也此鼎亦西面匕者當亦在東西面匕賈疏謂南面匕未是宜從敖說

經贊者設醬亏席布菹醢在其北以周案筵長九尺饌

先設醬者醬居席端也醬用盃徑尺二寸菹醢用豆徑亦尺二寸菹醢次而北其相去各尺二寸菹醢既設三俎之位乃定故下言設俎

俎入設亏豆東魚次臍特亏俎北鄭元云豆東菹醢之東以周案三俎當席中先設豚次設魚二俎皆橫臍特亏俎北則縱設也三俎皆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二俎橫設悉當特俎之縱三俎合而成方舊說三俎皆橫設不正

贊設黍亏醬東稷在其東設菹亏醬南鄭元云饌要方也以周案黍稷用敦敦徑六寸八分北當豚魚二俎會

在其南涪與醬同類而不與醬同設者醬當席端而涪在席外故最後設之婦饌亦同設饌要方弟子職文中三俎二橫一直成方夫席豆東兩俎醬東黍稷又合三俎以成方涪雖當席外而與黍稷二會並列亦合三俎以成方對席亦然賈疏饌要方不及涪其疏設涪亏醬北又以為涪不畢要方此謬說不可從近之俗圖者端袞不正皆為賈疏所誤

設對醬亏東鄭元云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賈公彥云當特俎之東以周案對醬當與夫醬相對夫醬當席端婦醬亦亏席端對設鄭注以魚豚二俎當席中特俎

偏北故云醬當特俎意亦欲兩醬相對而婦之黍稷當  
涪西又與夫饌不類矣非也

詳見後圖

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亏脯北其西稷設涪亏醬北賈  
公彥云上設壻涪亏醬南在醬黍之南特俎出亏饌北  
此設婦涪亏醬北在特俎東饌內則不畢要方注云要  
方者據大判而言目以周案婦饌要方與夫饌同涪最  
後設亦在席外也賈氏此疏大謬上文設涪亏醬南不  
畢添言黍如涪在醬黍之間則饌安畢方也鄭注設對  
醬當特俎雖難盡信然其意正欲饌之方也按後圖自  
兒賈謂涪不畢要方與注顯違

李如圭云對席亦有俎設豆西魚次臍特亏俎南乃設  
黍亏醬西而云臍北者以其次臍設之其實在俎北楊  
復沈形俱從其說俞樾云下文婦饋舅姑之禮特牲合  
升側載注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而  
此經上文陳三鼎其實特牲合升不言側載明夫婦同  
俎矣以周案六俎之說於經無見且按其設黍之處在  
豚北不在臍北與經尤違

敖繼公云魚臍當豚俎北端而云特者明不與豚俎爲  
別亦橫設之以周案魚臍亦橫設則饋不畢方矣自後  
注家悉爲敖氏所誤然敖氏釋設對醬亏東云下文設

黍亏膾北而此醬宜在黍東則於特俎爲東北也此說  
足以校正鄭注自不可易近之駁教說者多不中其有  
繁

張惠言說據禮圖豆徑尺二寸疊與豆同敦徑六寸八  
分俎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橫設之一俎適當二豆之  
徑兩席其俎菹醢當席中必相對與豚魚之俎直膾特  
亏其北則醬湆當之故鄭云對醬當特俎經文云設黍  
亏膾北蓋當膾稍北略言之又疑北爲東字之誤以周  
案鄭注對醬當特俎本失經意褚揩升申鄭駁教語固  
失當張皋文從注改經尤爲不稽鄭氏錦以爲豚魚二

俎橫設牋特俎北縱設三俎合成方形其說誠是而黍稷在涪東不在醬東與經又違

何休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梔爲敬見姑以股脩爲敬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敖繼公云婦亏舅竝用棗梔而執亏門外亏姑惟用股脩而受亏階下皆輕重之筮也以周案見舅執棗梔見姑執股脩經有明文如敖說見舅棗梔股脩並用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也失之矣說詳

褚氏管見

敖繼公云婦始執笄用二手拜時則惟右手執之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也郝敬云

婦東面立拜古婦人拜不著地戴震云婦立拜舅亦肅拜以周案諸說皆非詳見相見禮門

禮家舊說贊醴婦醴當爲禮贊者男子或說男女授受不親贊醴婦以婦女之曉禮儀者爲之以周案三月廟見老醴婦亏房中老爲男子茲贊醴婦亦男子可知凡男子尊齋拜婦人執齋拜下贊自配云北面尊拜則贊爲男子尤明江氏私記辨之詳矣

鄭元云婦饋舅姑共席亏奧敖繼公云舅在北姑在南或說舅姑异席舅居奥姑居舅北褚寅亮說士室約深一丈八尺向東既接設兩席北墉下焉能更橫容婦席

當依注共席之說以周案厥明婦見舅姑异席三月尊  
采舅席亏廟奧姑席亏北方亦异席茲亦宜然鄭云共  
席亏奥謂二席共設亏奥皆東向非謂同席也如舅姑

同席則可同俎矣鄭說側載分兩俎明异席也又說婦

席亏北墉下在室中北牆下爲姑席在舅北其地無餘  
故鄭知在室中北墉下三席非並設何嫌不容褚申鄭

非鄭意

士室淡二筵容兩席說詳宮室類

鄭元云

媵御餕亏是與始飯之鎋始飯謂舅姑鎋者媵

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古文始從姑敖繼公云旣酳改設  
之如饋之鎋鎋猶設也與始飯三字誤胡承珙說姑飯

者媵御共餕姑之飯黍而不餕舅飯亦不敢穢之意以周案曰始飯明餕餘不食舉也曰鎔明舅姑之飯皆餕也說詳褚氏管見如古文家說不餕舅饌鎔義無著如謂分設姑飯亏鎔義亦迄遠教說尤誤

孔穎達賈公彥說廟見尊菜卽祭禡事萬斯大說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歾不遷亏祖不祔亏皇姑所以不遷不祔者以未廟見故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矣江筠說曾子問所謂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禡卽士昏禮之尊菜指舅姑物者非謂舅姑物者止行祭禡而別無廟見亦非卽祭禡爲廟見如注疏家之

說經著奠菜之禮不并著廟見之文者經本詳初昏及夙興事初不及三月而後其言奠菜者特以見舅姑禮及之爾楊大堉說奠菜卽廟見三月以久者言之若昏期近亏時祭則不必三月矣以周案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亏祔成婦之義也鄭注此舅姑沒者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亏室鄭意舅姑存者有婦見舅姑之禮有婦饋舅姑之禮其舅姑沒者廟見奠菜如婦見禮擇日祭祔如婦饋禮疏家廟見祭祔合爲一事固非後儒以爲舅姑存者亦有廟見似亦未當經言婦入三月乃奠菜明尊

菜不畢在三月奔楊說本郝京山夏誤記又曰婦入三  
月然後祭行亦謂未三月不畢行助祭助祭又一事江  
慎修禮書綱目以祭行為尊菜之記又誤并爲一事

庾蔚之說舅姑偏有物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崔靈  
恩說厥明盥饋亏存者三月廟見亏亡者賈公彥說舅  
物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物婦人  
無廟可見以周案舅物姑存當尊菜祔廟以見其舅庾  
說舅亡不見非也舅存姑物姑雖無專廟但旣祔亏皇  
姑則婦廟見亏皇祖姑以見姑賈說無廟可見亦非當

從崔說

賈逵說先配而後祖配謂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眾說配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鄭元說祖祔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杜預說先逆婦而後告廟熊安生孔穎達說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爲匹配乃見祖廟鄭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士皆當夕成昏舅姑物者三月廟見故鄭成九季季文子如宋致女注云致之使孝非始致亏夫婦也又隱八季公子忽先配而後祖注云祖爲祖道之祭是皆當夕成昏也以周

案列女傳宋恭伯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齊孝孟  
姬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賈服所本賈服謂大  
夫以上三月廟見成昏明士自异不尋據士禮以駁之  
尋賈服之意行夫婦之道與成婦之義二者不同成婦  
必待三月廟見爲上下通制行夫婦之道自有遲速大  
夫以上禮備士則事遽有不能不異者易以周謂士昏  
正寢正寢者薦祖行禮之地非私室比雖卽夕對枕稍  
知謹飭者不敢妄行穢事其或欲動情暱必自盟爲夫  
婦矣義不辱孰不廟見之說而有遏其婦亏母家之事  
此拂經違道禮所不言而其情事可推而知也三月廟

見而後成夫婦辱適私室此經道也未廟見不冒行夫婦禮如共伯姬季孟姬必待三月之後此女子之善守經者也其或私行夫婦禮亦必遲至三月而後廟見如鄭突之先配拂經而祖必待三月之後要未有異者也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歾不杖不菲不次注云婿雖不備器禮猶爲之齊衰鄭意當夕成昏此爲已行夫婦禮之制目其實女子守貞而歾婿亦當嘉其志而爲之服記文所言豈專爲私行夫婦者設制邪

鄭元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謂助祭也賈公彥說舅在燕姑厥明卽見其存者至三月不須廟見則助祭此謂

適婦庶婦無此事教繼公云凡舅姑之存若物其禮皆然盛世佐云特牲少牢禮婦人助祭者內賓宗婦皆與此不專指適婦以周案三月祭行之禮統舅姑存物婦之適庶教盛說是

教繼公云庶婦則使人醮之是時舅姑席如受適婦見之禮則醮之之位其亦在戶牖間與褚寅亮云醴適婦位與醴適子位同則醮庶婦位亦同醮庶子位在房外南面矣以周案褚說是醮以代醴非代饗故使人醮之文在不饗之上鄭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饗上當有亦字賈疏直以醮代饗亦未是

賀陽說許嫁者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婦人禮之無女賓賈公彥云未許嫁而笄無主婦女賓使婦人而已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醮之敖繼公說笄有二節一則成人之笄一則許嫁之笄以周案賀賈說本鄭注敖說非

鄭元云教亏宗室宗室大宗之家孔穎達云大宗小宗之家悉尊教之與大宗近者亏大宗遠者亏小宗賈公彥云不亏小宗小宗卑故也以周案從賈疏

不親迎則三月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尊  
擎再拜出鄭元云出門出內門入內門入大門敖繼公云

亦入門左也記似脫一左字盛世佐云凡出門以東爲左入則以西爲左記弓壻入門下云東面明壻亦入門左矣疏據聘禮賓執擎入門右似以壻入門爲右者然入門右者尊擎當北面此云東面明與聘禮有闕當以教說爲正以周案凡擎用敵禮親相授受卑者不敢親授尊擎而退壻初入門尊擎用卑者禮也下云擯者以擯出請受請以敵禮見也壻禮辭許受擎入主人再拜受謂終以敵禮見受其擎玩經意所別在尊授不在門右門左之異賈疏據聘禮以釋之經外添說未是曰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則入門左可知

鄭元云賓者以摯出請受欲使以賓客禮相見賈公彥  
云聘禮賓執摯入門右從君臣禮也辟之乃出由門左  
西進北面從賓客禮此亦然故知所請受者請退從賓  
客相見受之教繼公云婿辟卽許則進訥受其摯入立  
亏寢門外之右東面向主人也以周案斯當從北面之  
說

鄭元云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亏其內扉左扉盛世佐云  
門以向堂爲正左扉西扉也蓋取夫東婦西之義士器  
禮闔東扉主婦立亏其內凶禮變吉也教氏以此扉爲  
東扇誤賈疏謂東扉卽左扉尤誤以周案觀婿立門外

西面則主婦立東扉內可知也天子閨門聽朝闕門左扉亦謂東扉當從賈

白虎通義云人君不再娶適夫人歟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亏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亏適經不譏也或曰適歟不復更立明適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以周案伯姬歟叔姬攝行女君之事禮有攝女君謂之貴妾明不升也從後說

春秋莊公元季築王姬之館亏外公羊傳云非禮左氏

傳云爲外禮何休膏肓據公羊以難左氏鄭元箴之云  
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亏宮外  
自虎通義云紀子以嫁女亏天子增齋稱介故春秋曰  
紀侯來朝文加爲侯明封之也諸侯所以不辱自取國  
中何諸侯不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世  
無大夫惡其內取也以周案公羊家義諸侯不內取爲  
不臣其父母也故宋內取譏大夫不外娶爲人臣無外  
交也故季文子取亏陳譏然諸侯不內娶通禮也大夫  
不外娶春秋之禮也士昏有饗異邦送者之禮是卿大  
夫亦有外娶矣嫁女增齋似後世禮非古

白虎通義云不取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專取以春秋傳譏取母黨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取亏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器不當譏謹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取吝道也卽犯誅絕之讐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以周案左氏說非小君不譏固非許說五屬內當絕據古禮言亦未是記言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夏殷自有异太平御覽引禮外傳云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但昭公周人何專援古禮以爲之解坊記曰魯春秋猶

太夫人之姓曰吳其族曰孟子卒謂太姓及吳也曰與  
聿越字通曰之言及也春秋太夫人之姓及吳國之號  
亏其族也書之曰孟子卒今春秋是也論語曰謂之吳  
孟子國人稱謂之不肖沒其實爾或說昭公自諱謂之  
吳孟子非或說坊記所言是未修春秋尤誤中表不可  
爲昏袁準正論言之至唐并議外屬無服尊卑亦不爲  
昏然左公穀三傳皆無譏取母黨之文今律不禁姑之  
子舅之子爲昏 又案古人姓與氏分取妻不取同姓  
不論氏其有氏同而姓異者可以爲昏若齊之樂氏姓  
姜晉之樂氏姓姬衛之孫氏姓姬齊之孫氏則出自長

孫修之後是也其有姓同而氏異者不可爲昏若齊之崔與東郭不同氏而同姓姜崔子欲娶丐東郭偃而偃以君出自丁臣出自桓爲妨是也

通典云劉德問曰失君父終身不尋者其臣子當尋否田瓊答曰曾許叔重作五經异義已設此疑鄭元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適權也以周案記云親皆沒己躬命之無父母者有自取之禮昭昭矣異義所疑爲不辱其厥者禮未葬不變服故疑

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婦者鄭元云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嫁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

生不以禮相接歟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歟人也今時娶會是也史浩云遷葬者謂以歟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歟者求夫以周案遷葬者謂娶其未聘者嫁殤者謂嫁其已聘者鄭注是也近時惡習盛行因遷嫁而祔主因祔主而爭繼憎官司無有禁之者

記曾子問婿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器男不入改服亏外次女人改服亏內次然後卽位而哭鄭元云不閭器卽改服者晉禮重亏齊衰以下孔穎達云上文女閭婿之父母器在塗卽改服今入門始改服故云不

聞器卽改服也禮運三季之器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亏齊衰以下也或云鄭意昏禮重亏齊衰以下當成禮而後改服今器卽改服者亏古未聞此爲疑經之辭孔疏非鄭意也以周案下節除器不復昏禮文承此下明在塗間父母亦與間齊衰之器皆然也開元禮云女在塗而壻之父母亦女赴器壻除器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女之父母亦然不兼齊衰大功之器爲言其意蓋與或說同

記曾子問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亦已等致命

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器不畢嗣為兄弟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器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子父母死壻亦如之羅欽慎云舊說免器之後壻終守寢說而不取而后此女改嫁女家不許壻亦然後別取此何謬也安有昏姻之約既定直以器故需之三季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耶蓋請娶弗許者免器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或云羅說甚是但改嫁別娶本文實明言之此非獨注家之誤也經文可刪以周案此為有吉日者言也有吉日謂已告

期葬畢乃使人致命不辱嗣爲兄弟爲有吉日而愆期不可不禮辭也不敢嫁謂不敢嫁此壻也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爲壽有不辱嗣爲兄弟之命謙若不敢必其終取此亦禮辭也然天下斷無女俟終器而壻猶弗取者而后嫁之謂終嫁此壻也而后緩詞對上不敢嫁爲文女氏旣不敢亏器中嫁此壻又俟免器請而嫁之是謂始終有禮故竝曰禮也自注家讀女之父母使人請爲句以嫁爲改嫁他人壻弗取爲終不取遂致文義悖違而斥者紛紛矣

何休膏肓云襄仲如齊納幣左氏以爲禮也器服未畢

而行昏禮亏義左氏爲短鄭元箴之云僖公母成風主昏畢權時之禮以周案鄭義曲

記襍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嫁之小功則不可王引之云卒哭在第三月小功之末則在弟五月己之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是三月而舉吉事而亏父之小功而己總者待在末之弟五月亦但可爲子冠爲子娶婦而不可自冠自娶妻是薄亏己之小功而厚亏己之總麻矣若云統亏其父則父小功卒哭後己可自冠自娶妻己亏父之小功之末而猶不能冠娶

妻是父之視小功也輕而已之視父小功也反重揆之  
於理殆不可通今案父小功之末小當爲大父大功之  
末不但冠子嫁子而又可以爲子娶婦明父之大功輕  
亏己之大功也己雖小功雖當讀爲唯以周案鄭注以  
大功之末小功之末爲卒哭以與下句輕重失敍故  
也其實末與卒哭不可搨父小功乃大功字之誤自鄭  
注之失通典禮二十載孔琳之答問已詳議之而上下  
文輕重失敍孔氏尙未察也王氏破小爲大甚當己雖  
小功旣卒哭七字連讀雖屬卒哭對上末字爲文無容

破字

范汪說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  
衰麻非以接弁冕也襍記云云此爲男女失時或繼嗣  
未立者目非通例也蔡諱等說降服大功雖不可娶而  
可嫁以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故其  
制异也荀伯子等說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自是論本  
服目所以不明降在大功不可者正以下嫁之小功足  
以包之本服重而降在小功既不辱同小功而娶妻本  
服期而降在大功豈可同大功而嫁子乎孔琳之云娶  
妻事重嫁子事輕今若云不可納婦容可以嫁子爲難  
目而獨言小功之嫁不可以娶妻是指言重者不可也

重者自不可輕者自可有差何卑輕必從重邪高崧江彪云已旣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父大功卒哭亦可娶婦矣以周案從蔡孔兩說

庾蔚之云長觴中觴之大功卒哭之後尋與尋常大功同亏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所以然者雖本期季但降在大功其服稍申故也賀循云小功下觴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畢冠娶推此而言降在大功理不畢冠嫁矣孔穎達云齊衰下觴尚不可冠娶而況齊衰長觴中觴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以周案自冠取妻事重冠子嫁子事輕蔡謨孔琳之已言之卒哭

在三月大功之末在九月卒哭非卽大功之末陳澔亦言之諸說混暎比例不清以記推之下嫁小功既卒哭不可冠娶妻而冠子嫁子未始不可也況長殤中嫁已在大功之末旣不可冠子嫁子乎賀孔之說非也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不言可娶婦可冠娶妻則降服大功之末亏娶婦自冠娶妻亦有不可矣庾說亦非也

詩衛風序衛女嫁亏諸侯父母終恩歸甯而不辱鄭元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物則使大夫甯亏兄弟杜預說同孔穎達云父母在則身自歸甯父物母存則使

卿甯惠士奇云穀梁子曰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歸甯非禮詩有歸甯父母之辭者夫人父母在使卿歸甯物則否左傳襄十二季秦嬴歸亏楚司馬子庚聘亏秦爲夫人甯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見孔疏身不自歸而使卿甯左氏以爲禮言惟此爲辱禮凡內女嫁亏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以周案鄭箋爲長歸甯者女自歸也如惠說父母在有甯禮無歸甯禮則曰甯可矣何必云歸詩序息歸甯而不辱何必云父母終至葛覃歸甯父母歸謂歸文王父母謂文王之父母與此歸甯義又不同

何休云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歸反唯自大  
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或說父母存身自歸甯父母勿  
使人甯不自歸諸侯夫人至士妻皆同以周案諸侯夫  
人父母既嫁雖有大故不歸反衛載馳詩可證何說非  
也其云惟自大夫妻歲一歸宗歸之春秋之義諸侯不  
內娶詩序三言恩歸甯而不歸皆以嫁諸侯適異國爲  
文明指諸侯夫人言禮經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  
其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鄭注  
曰父雖卒猶自歸宗賈疏曰知義然者父母在嫁女歸  
甯父母何須歸宗子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明是據

父母卒者又攷器服經傳通例凡女行亏大夫以上曰嫁行亏士庶人曰適人此云女子子適人者明據大夫以下言

周語云內官不過九御戴記云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二書違異鄭元云女御九九當九夕世婦三九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以周案鄭注固穿鑿昏義所言亦非周制也先君子曰白虎通嫁娶篇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白虎通本亏王度記今大戴禮缺王度

記詳不可攷而其義自古周官九嬪卽九女也與白虎  
通合攷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亦可見后之外  
惟九嬪周語內官不過九御韋注九御九嬪漢貢禹傳  
古者宮女不過九人高祖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宮女不  
過十餘此尤顯據昏義九嬪上有三夫人魏志王朗傳  
蜀志董允傳因有十二爲限之說以古制攷之卽三夫  
人亦在九嬪中選之故周官列九嬪不言三夫人是猶  
列六卿而不列三公也周官有世婦女御皆不言其數

鄭注云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參見職官門

鄭注云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參攷

孔穎達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世婦謂夫人之姪  
姊故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姪姊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  
文家先立姪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姊費亏二媵則此世  
婦者謂夫人姪姊也有妻謂二媵及姪姊也以周案世  
婦謂夫人之姪姊妻謂二媵妻謂二媵之姪姊孔疏甚  
舛公羊隱公元季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賢不以  
長何注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  
無子立適姪姊是則公羊家說二媵費亏適姪姊與左  
氏家義異詩召南疏云妾之貲者夫人姪姊也左氏言  
以夫人之姪姊爲繼室明其貲也何氏以二媵爲賢與

禮不合彼疏較此明晰又何注云質家親親先立婦文  
家尊尊先立姪孔疏互易其文亦非文家尊適尊尊者  
尊適兄以及其子也文家尊尊先立姪與文家尊尊先  
立孫同

記曲禮敍世婦在嬪上昏義敍世婦在九嬪下孔穎達  
說曲禮或襍夏殷言之金鶠說祭義三宮夫人世婦連  
文可知世婦尊故春官婦官之長以卿爲之亦以世婦  
名以周案周官天官亦先九嬪後世婦祭義以諸侯言  
諸侯無九嬪

受業婁縣張錫恭  
增 鎮海張惠澍 全校

丹陽洪竹亭繕刻

見子禮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禮書通故弟七

鄭元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孔穎達云正寢之室在房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生子必亏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月辰謂生月朔日以周案生子必亏側室爲上下通禮不獨大夫妻爲然

鄭元云國君世子生接以太牢接讀爲捷捷勝也謂會其母使補虛強氣也孔穎達云王肅杜預並以爲接待夫人以太牢以周案接謂接子也下云凡接子擇日是

其證子初生而卽以禮相接重之也此與下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同志接子以太牢兼以會其母也鄭注亦合經餘意王杜以為專待夫人未是待夫人在見子後

鄭元云三日始負子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勇也劉台拱云三日上屬爲句言設弧帨三日乃收之也以周案云三日始負子明負子不在三日毒也下又云三日卜士負之吉者是負子亏三日始當從舊讀如劉說始字不詞

鄭元云詩負之詩之言承也孔穎達云詩含神霧云詩

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以周案詩負之與特牲禮詩懷之義同鄭彼注詩亦訓承詩負之者既承而衰之使面鄉崩以示射也凡曰衰者面鄉崩如周公抱成王是也以其面言謂之衰以其背言謂之負故鄭注云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崩 又案負子與抱子禮亦不同負子在三日之後抱子見父在三月之末負子君世子使士餘無見文抱子君世子使世婦抱之庶子使傅姆之屬抱之大夫以下妻自抱子是其鑒也

劉台拱云三日卜士負之則是三日始卜猶未行負子之禮也如此解則與下文凡接子擇日不相抵牾矣以

周案接子與負子本異義不相干接子在三日內負子  
亏三日乃始鄭注凡接子擇日云雖三日之內尊卑必  
皆遷其吉焉是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從一句讀至三  
日始卜其士之吉者是負子亦不定在三日俗儒以三  
日爲負子定期非劉氏以負子爲接子尤非

鄭元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  
莊述祖云白虎通義以桑弧蓬矢六射句絕射如字音  
義射字下屬會亦反誤以周案以桑弧蓬矢句六射句  
天地四方句

鄭元云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不使君妾

適妾有敵義不相亵以勞辱事也皇侃云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以周案大夫之妾賤亏士妻左傳舉其贅者言之

鄭元云擇亏諸母與可者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眾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一說擇人而爲此三母非擇取兄弟之母鄭注非以周案諸母謂庶母可列文傳引佗阿可阿皆俗字宜讀爲娶說文娶女師也鄭此注是梁武帝天監七年詔語不足據公子有師慈保三母大夫之子止有慈母以兼師保器服小功章曰君子子子爲庶

母慈己者鄭君彼注引內別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季而出見亏公宮則劬以明世子無慈母則此云人君養子之禮謂養羣公子之禮也而公子養適子亦視此故注君子子爲大夫及公子之適子又引此三母以證公子其證大夫養子別引大夫之子有食母明此無關大夫也孔疏謂此文實亦兼大夫士非

鄭元云凡父在孫見亏祖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以周案適子適孫有上承宗廟之

重故曰欽有帥將授以事之辭也故執其右手以示意  
鄭注以器服之禮推言之義甚精密俗儒以辭爲夫婦  
授受語遂云雖適孫不當有辭大謬

鄭元云髡所遺髮也夾囟曰囟午達曰羈孔穎達云囟  
是腦上縫故說文云囟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  
旁當角之處畱髮不翦一縱一橫曰午畱其頂上縱橫  
相交通達曰午達以周案繫梁昭十九季傳羈貫成童  
羈貫卽羈角貫亦作卯詩曰總角卯兮兩角夾囟如卯  
字之形毛傳范注皆非當據此注正之

妻以子見亏父賚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漱以

周案妻以子見亏父爲上下通禮但此惟冢子爲然自適子庶子擯者以見下文公庶子生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亏君擯者以其子見則大夫以下之適子庶子可知也舊說不明析

鄭元云具視朝倉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冢士特豚也以周案鄭注本玉藻文是也但下文云父執子之右手是見冢子之禮也適子庶子祇撫其首而已冢子未食而見則如朝之會亦惟夙興時具芻目其食自在夫入後故下又曰夫入食如養禮舊解不明析

鄭元云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亏內寢辟人君

也人君見世子亏路寢見妾子就側室以周案記言見子之禮云夫入門升自阼階妻抱子出自房鄭注以為側室之房說甚可疑曰阼階必有西階矣側室有東西階有房室直與正寢同制更屬無據尋鄭注所以為此說者為下有妻遂適寢之文也竊謂此云夫入門者謂入內寢與見妻子亏內寢同妻抱子出自房者妻自側階升故出自房時妻尚在側室也下云妻遂適寢與妻遂入御意同皆對三月始居側室為文入御亦謂入寢於妻曰適寢亏妾曰入御賚賤之詞也

舊讀遂左還句授師句子師連下為句近讀授師子句

以周案近讀是謂以子授其師也

鄭元云適子庶子見亏外寢適子謂世子弟庶子妾子也外寢燕寢也孔穎達說庶子見亏側室茲爲撫首咳名之事同故與適子連文燕寢在內而云外者對側室爲外目以周案記中凡言外寢者皆謂正寢未有以燕寢爲外寢者下文記大夫妾生子云見亏內寢大夫止有燕寢一正寢一則內寢者燕寢也外寢者正寢也人君見適子庶子亏外寢亦路門內之正寢可知也舉適子庶子則見世子可知上節記世子不言見外寢亏此互見故曰禮師初而無辭其異也故又別之如鄭注以

外寢爲燕寢則見燕寢亦適子庶子所異其文當在禮師初之下與無辭爲類非其義也

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滌夙齋見亏內寢禮之如始入室鄭元云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以周案下文云適子庶子已食而見注言與經文違非也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滌夙齋見亏內寢與下公庶子生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亏君同例謂妾自潔其身以見其夫而其子乃亏食後擯者以見亏外寢上下諸節文可推而知也劉端臨云見亏內寢者謂妾見君也公之庶子不與母俱見則大夫士之子從可知矣劉

氏此說是也

鄭元云無辭辭謂欽有帥記有戒也孔穎達云宥文卿大夫妻見適子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其文已具故亏見世子之禮略而不言其實見世子亦然以周案孔疏是俗儒以為世子亦無辭如其說文當在禮師初之上謬已

鄭元云大夫之子有倉母選亏傳御之中器服所謂乳母也以周案上文言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倉子下又言師慈保三母是倉母在三母之外也器服小功章庶母慈己者義包師保總麻章又有乳母故此倉

母注以乳母解之是也小功章引此以當慈母未是或又謂大夫子止有食母不與有慈母大謬

鄭元云旬而見句當爲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莊述祖云旬當爲旬字之譌說文旬目搖也從目勻省聲或從旬𠂔昫大戴禮人生三月而徹昫卽旬文之不省戴禮盧注昫晴轉視兒亦與目搖解同旬而見申上三月而見之義白虎通義云三月名之何人生三月目煦亦能咳笑與人相戛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煦亦昫字之譌記言此明名子所以必三月之末而冢子與

適子庶子見有先後爲天子諸侯大夫士之達禮也以周案旬本有均義故公均亦作公旬鄭破旬爲均又足以同時均生恐非經意或讀如字謂十日而見與三月見父之文違或謂三月後每旬一見與上下以始見立文亦戾莊氏此說甚覈但以旬而見爲卽三月末之見亦少別白上兩節三月之末見父皆據人君立文此言大夫以下之子目旬而見不必定在三月之末故特以自命士以上大夫之子旬而見別箸之三月之末有定期旬有遲早不限亏末下文冢子未會而見適子庶子已會而見義通上下鄭注以下文爲人君禮亏此又言

既見乃會以別之亦非

白虎通義云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亏祖廟明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之亏葬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質略故亏葬寢以周案記內則適子庶子見亏外寢咳而名之外寢正寢也鄭注以爲葬寢卽本白虎論之一說而云然其實非也逸禮服傳文亦無可徵惟曾子問有君已葬而世子生三月乃名亏禡以名禡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此據君薨立文非父自名亏祖廟

記保傅云古之王者大子乃生固舉之禮使士負之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盧辯云使士負之

卜其吉也參夙謂三月朝也以周案大子乃生乃與才  
通始也固舉之禮固乃用字之謠左傳所謂以大子生  
之禮舉之是也

用以也白虎通義引作舉之以禮

內則云卜士負之吉

者謂卜士非卜子盧注誤大子之南郊見天義不蒙上  
士負故以有司別言之負子在三日見天當在三月之  
未見父以後白虎通義云使士負子亏南郊以桑弧蓬  
矢六射豈子生三日而有遠之南郊之理故盧注以參  
夙爲三月朝

孔氏補注未達盧意

但參夙漢書新書白虎通義俱

俗齊肅齊古俗曾與參相近夙與肅古通知之南郊見  
之天不蒙上士負爲文則參夙興三字依各書俗齊肅

考義自通不必曲解參爲三月

見子

姪孫鎮海梅鼎恩  
次訂全校

宗法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禮書通故弟八

鄭元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櫻姓曰姬箸在書傳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亏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以此言之天子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

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以周案諸侯以字爲氏之氏今注疏本作謚誤也天子胙諸侯土而命之氏氏謂國氏諸侯不辱專封卽不辱命氏故其大夫身受采地皆無氏至子孫有以王父字爲氏者因以爲族故也因以爲族者諸侯尋命族故也其以王父字爲氏此爲氏族之氏與國氏异或以官氏或以邑氏亦惟世祿家有之其本身未嘗命氏亦同國氏之氏天子命之氏族之氏諸侯命之鄭漁仲作通志詳敍氏族亏此尙未剖析且後世之姓多是古人之氏四裔不相之氏尤無當中國之姓鄭氏牽弱傅會多不可信

王充云因其所生賜之姓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姬氏商吞蕷子而生則姓子氏周履大人迹而生則姓姬氏杜預云因生以賜姓若驛由媯汭故陳爲媯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謂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以周案王說與禮緯同不足信建德謂建立諸侯之有德者國語云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韋昭云尋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是也天子建立有德者因生以賜姓國語所謂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也胙之土而命以氏謂以國爲氏如踐土之盟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

王臣莒期又苟偃之偁齊環衛太子之偁鄭勝晉午之  
類是也凡胙土者必命氏不必賜姓賜姓自有氏故國  
語云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凡二十五宗其尋姓者十四  
人云二十五宗者皆命氏也尋姓者十四人其十一人  
命之氏未賜姓後世姓與氏不分又無命氏之典子姓  
既多遂莫別其所出

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序賚適統伯仲叔季是  
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杜預  
云諸侯大夫不辱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便卽  
先人之謚偶以爲族孔穎達云爲謚因以爲族謂賜族

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謚因以爲族以謚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偁以謚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以周案鄭駁異義引諸侯以字爲氏與服注合杜注氏伯謚不及服鄭所見本爲長其云卽先人謚偁以爲族說本王符潛夫論云賜氏以字孟孫叔孫是也賜氏以謚戴武宣穆是也如其說本文空云以字以謚方通孫頤谷段懋堂因謂以字爲謚以謚爲族族亏謚卽族亏字朱仲鈞亦詳駁之矣孫以王父字爲氏春秋中不可枚舉而左傳亏歸父曰盟東門氏亏子展曰罕氏掌國政亏子晳曰以駟氏之甲攻匱胥

皆後人追述之詞或者據此謂有以父字爲氏者誤公子友字季亦曰季友公子遂字仲亦曰仲遂此與魯叔肸字叔曰叔肸鮑叔牙字叔曰叔牙同爲其單字仲叔季故以字加其名使人易曉或者據此謂諸人皆生壽賜氏亦誤又公子慶父字仲謚其仲公子牙字叔謚僖叔公子友字季謚成季此與臧僖伯臧哀伯曲沃桓伯欒其叔同皆以謚加亏字此本古法或者據此爲以字爲謚之證亦誤凡稱子賢亏字後三桓專政皆謚爲某子而臧武仲子服景伯等猶以謚加字

此其  
差也

杜預云別而偁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孔穎達云

族者屬也與子孫其相連屬其旁支別族則各自立氏毛奇齡云孔氏正義姓分爲族族分爲氏彼徒以子服南宮之總皆桓族馬師子南之總皆穆族因遂以族歸桓穆而不知桓穆者族之總偁非分偁之族也傳偁高陽氏有一十六族非氏之分爲族乎以周案鄭駁異義引左傳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云族者氏之別名也明氏族本同無先後之可分也故羽父爲無駭請氏而曰請族眾仲曰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明族因氏別氏者所以別其族也公子之孫一分氏卽分族故氏族通偁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羊舌爲十一

族之一上曰族下曰氏互文也經傳氏族之外又有國氏有公族氏族之氏與國氏異國氏惟天子專命之氏族則諸侯所命也氏族之族與公族異公族爲公子公孫之通偁氏族則公子之孫及異姓大夫自別其宗之名如左傳所偁宋之戴族桓族卽公族也孔疏誤以公族之族爲氏族遂以戴族之後有華氏桓族之後有向氏爲氏族有分合之異非也左傳所偁高陽氏高辛氏卽國氏也毛氏誤以國氏之氏爲族氏遂以高陽氏高辛氏之後分十六族爲族氏有先後之別尤非至舉先君之謚以表族後卽用表族者以爲氏如戴族亦偁戴

氏桓族亦稱桓氏此從夫人之稱謂而言之非古而氏族之無先後亦可見

顧炎武云鄭康成駁異義引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云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氏爲展氏是也孫志祖云記檀弓哀公誅孔子鄭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明用左傳此語儀禮少牢禮注大夫或因字爲謚傳曰魯無駟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史記集解引駁異義作以字爲氏乃傳寫之誤以周案鄭注檀弓循文化解未必用左氏語案誅與謚異哀公  
誅孔子非謚也春秋

秋大夫之謚俱本謚法解周書謚法凡二百九十四字無尼士虞記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字也若言尼甫是鄭亦以尼甫爲字非謚也檀弓注本未是少牢禮皇祖伯某注云伯某且

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謚謚當伯氏後人據杜本改之爾鄭意禮亏大夫士告請之祭並曰皇祖某甫士之正祭則云某子少牢所言亦正祭禮不稱某子曰伯某某在伯下是偁字矣春秋之例子賤亏字鄉射禮鄭注引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此大夫禮其偁反貶亏士似與禮不合故云大夫或因字爲氏引左傳以字爲展氏證之見伯某之字或卽氏皇祖伯某者皇祖伯氏也偁氏又賤亏子其不命氏者曰伯子可也子氏未定故曰某賈疏據誤本伯爲謚謂

伯某之某卽謚殊誤凡古人偁伯某子某者皆字偁某  
伯某子者爲謚如賈疏經文當從皇祖某伯方通孫沿  
賈謠難據且鄭注大夫或因字爲氏或爲轉詞其上文  
云伯某且字仍以字釋某者以聘禮記皇祖某甫皇考  
某子例之則特牲之祭偁某子以該其祖之爲大夫者  
少牢之祭偁伯某以該其祖之爲士者例自可通故以  
且字剴於寿而以因字爲氏或之

異義云今戴禮尙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  
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  
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

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爲同姓許慎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九族不辱但施亏同姓鄭元駁之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异姓异姓其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廢嫁女娶妻是爲异姓不枉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

如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以周案鄭駁是也家南山先生曰九族止謂本宗九世豈有外姻謂之族乎故爾雅別外姻曰母黨妻黨

家南山譚潤玉字孟清

鄭元云絕族無施服謂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親者屬謂有親者服以周案禮有絕服無絕族大傳此文與喪服出妻之子爲母蒞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文同絕族謂旁親鄭彼注云在旁而反曰施是也族無絕道故禮曰收族曰合族亦所以撫民也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尋民文次主吏之弟唐叔封晉分殷餘

民懷姓九宗至春秋時翼九宗五正逆晉侯有藉故家之力古宗法之有裨於家國如此

白虎通義云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所爲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鄭元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繼別謂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繼禰者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小宗四與大宗凡五杜預云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爲祖其子則爲大宗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大宗然則繼體君爲宗中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爲宗主一

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逮亏君則就君屬絕亏  
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尋立大宗或云  
別子之母弟亦尋爲祖或云命妾子爲別子其嫡妻子  
則還宗亏君皆非也別子之弟子孫無賚賤皆宜宗別  
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五屬斷服則  
不宗以周案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故國  
君祖始封君又立母弟爲大宗以統眾兄弟眾兄弟宗  
大宗不敢祖諸侯無論屬之絕不絕別子爲祖以其子  
孫言不關眾兄弟鄭注云後世以爲祖是已杜意君不  
尋代代立大宗惟始封君尋立母弟爲別子以爲祖祖

者高祖服絕亏君其未絕者則還宗君不宗別子說甚  
紕繆其云別子之母弟不尋爲祖尋之大傳云公子之  
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孔疏謂諸  
侯第二子以下並爲其後世之始祖其說本於王肅見通  
典誤記曰祖遷亏上宗易亏下第二子以下可爲始祖  
則別子非百世不遷之宗矣惟第二子以下有數爲大  
夫者而後可爲後世之祖鄭注所謂始祖亦祖如魯三  
桓鄭七穆是矣繼別爲宗班氏以小宗言鄭注以大宗  
言以下句繼禰者爲小宗對之則此宗謂大宗可知也  
小宗有四大宗有一通典載賀循義宗已詳之程易疇

朱仲鈞輩拘執大傳文繼禰者爲小宗餘皆大宗亦未  
是

孔穎達說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別子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陳澔云大傳之所自出四字衍文以周案云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釋上爲祖之義別子卽爲祖之別子云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釋上爲宗之義繼別子卽爲宗之繼別云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釋上小宗之義小宗五世而遷繼別子之所自出卽別子宗主繼別而所以宗主別子繼別百世不遷而所以百世不

遷亦主別子故亏繼別子之所自出者重累其詞亏百世不遷者參籩其文以見繼別子之所以爲大宗者爲同以別子爲太祖也孔疏陳說皆不足信呂與叔謂如魯桓公乃別子季友之所自出卽桓公大宗如其言記文曰宗其別子之所自出可矣何必云繼且此記特起爲士大夫者法不關公子季友宜屬下公子之宗道而申其說者林氏陳數求義程氏宗法小記朱氏求是齋經說等說謂魯尊立周公所自出之文王廟三家亦尊立所自出之桓公廟更謬說詳廟制門

鄭元云公子不尊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

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歾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歾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王肅云君無適弟以庶昆弟爲小宗是爲有小宗無大宗大宗一子無小宗是爲有大宗無小宗無宗謂君一身者也亦莫之宗謂君有一弟爲宗無宗之者也以周案王說非鄭亦可疑

范宣云爲其士大夫之庶宗惟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子孫各祖公子以爲別子各宗其適子以爲大宗所以舉其士大夫之適者嫌庶宗昆弟之子猶復爲小宗

故特舉適以曉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謂庶宗大宗  
正論其一代之適庶百至亏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適  
也以周案范氏讀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絕句亏文不  
順亏義未繆

林喬蔭程瑤田說繼禰者爲小宗繼祖者爲大宗先君  
之母弟爲別子者其身亦止是繼禰小宗而自今君之  
羣昆弟視之則爲繼祖之大宗故就羣公子之身言之  
其或今君有母弟而先君無母弟是爲有小宗而無大  
宗者其或先君有母弟而今君無母弟是爲有大宗而  
無小宗者又或先君與今君兩世皆無母弟是爲大小

宗皆無而已身不爲別子則亦無人宗之乃所謂無宗  
亦莫之宗者然而公子雖無宗而固自有公子之宗道  
也公子之公卽今君也今君爲之上求諸繼高祖者旁  
而推諸九族之內其有身爲大夫士之適者卽使羣公  
子之庶者宗之是無宗仍同有宗故曰公子之宗道也  
夫上而求諸繼高祖而旁及九族之人此其人不唯非  
公子亦竝非公孫固不尋以公子公孫名故直據其轍  
曰士大夫而公子之身旣從士大夫之宗法故亦據其  
身之爲士大夫者稱之記文所舉公子有三等之異正  
以申壽文所未盡而公子有宗道一節又專爲無宗者

釋之如鄭所說上下文義俱未貫通以周案三等之異  
鄭注據公子本身而言似無所謂大宗小宗林氏因之  
歷駁鄭注而自爲之說程氏用其言未是

鄭玄云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  
不祖公子謂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畢祀別子  
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  
廟耳楊復云記文亏理有害鄭注遂以爲因國君以尊  
降其親愈非禮意以周案不祖公子鄭注據後世爲君  
言非自以尊降其親楊說誤秦味經云知此不祖公子  
之義可以定唐宋始祖之議矣

毛奇齡云別子者公子之通稱也繼別者別子之子也  
繼別爲宗非繼別始爲宗也宗始亏別子有繼之者而  
自此以後雖百世皆爲宗目凡合宗之事皆當以國君  
與別子一世爲斷如鄭注別子一世無大宗繼別一世  
無小宗凡國君繼體必有三世無大小宗者此豈可爲  
訓以周案鄭注說宗法本是所可議者別子與公子不  
分又泥亏繼別爲宗之語似公子身無宗法下文公  
子三等之宗難通乃曰宗適如大宗宗庶如小宗以比  
擬之遂致後人之肆駁竊謂經傳多通言對言之分通  
言之公子與別子同故穀梁傳曰喪周之分子也分子

卽別子之謂也大傳之文上數節曰別子下數節曰公子此對文之有异者也异國始來仕爲卿大夫者爲別子家無宗族身亦無宗法故至繼別乃有宗若公子有與始來仕者不同爲公子之身已有三等宗法故記文又特箸之有小宗而無大宗鄭王竝以有庶宗無適宗爲言是已則有大宗而無小宗謂有適宗無庶宗也無宗亦算之宗鄭注謂公子惟己一人亦是公子有公道四句鄭注亏此總發三等宗法以明申上爲義亦是是則公子之身明有宗法矣何必曰如大宗如小宗以通之乎近毛程輩知鄭之非而立說之牽強較鄭更甚

杜預云大夫有貳宗謂適子爲小宗

一作

大宗次者爲貳宗

次子孔穎達云沈云適子爲小宗謂大夫之身次者爲

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側室爲側皆是官名與五宗

別凌廷堪云天子以別子爲諸侯以別

子爲卿故云立家卿以別子爲大夫故云置側室大夫

以別子爲士故云有貳宗士之別子無重可承故云隸

子弟以周案諸侯謂之國卿大夫謂之家其支子官謂

之側室諸侯立公子爲家公子叢爲大夫公子之公

又爲之立大宗有大宗則有小宗小宗所以副大宗也

白虎通義曰大宗能率小宗大夫尋立其子爲士以隸

子弟蓋卽大夫之小宗白虎通義曰小宗能率羣弟國家側室對文貳宗隸子弟對文孔疏以貳宗對側室爲大夫庶弟不以其子言殊屬未安凌氏意是云別子誤卿大夫士之子不畢云別子別子爲祖百世不遷貳宗爲小宗之副小宗者五世則遷先君子云喪服傳旣言自尊別亏卑又言自卑別亏尊此大夫所以爲太祖也凡有百世不遷之太祖乃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此別子與大夫所以有大宗也國君之庶昆弟必叢爲大夫而始立大宗別子之爲大夫士者皆可立爲大宗此適庶之分也大夫有大小貳宗士則隸子弟此大夫士之分

也

孔穎達云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大夫畧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崔氏云當寄曾祖廟亏宗子之家亦辱以上牲宗子爲祭也若己是宗子從父庶兄弟父之適子則亏其家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亏宗子之家寄立之亦宗子爲祭也若己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亏己家亦寄立曾祖廟亏宗子之家己亦供上牲宗子爲祭以周案別子爲大夫可自立廟祭其曾祖祖禰今以宗子爲士已立二廟己爲大夫不敢祭爲祭無二主也曾祖士本不祭寄立之說殊覺未安

程易疇申崔說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泥此則宗子庶人亦寄立三廟乎庶人立三廟是不遵王寄立三廟亏庶人是不敬祖

記庶子不爲長子三季兩言不繼祖戴聖聞人通漢說長子是五代之適馬融用其說以注喪服鄭元說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季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賀循虞喜庾蔚之說長子是四世之適孔穎達賈公彥用其說以申鄭注以周案經言不繼祖如戴間人說是爲不繼曾祖矣經言庶子不爲長子三季如賀虞等說是爲庶

子之子不爲長子三季矣亏經添說亏義紕繆鄭注欲  
兩通喪服傳小記之文爲父後是繼禰其長子卽繼祖  
譙周云不繼祖與禰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  
不繼祖劉智云小記祖禰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  
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者亏父則禰亏子則祖兩說申  
鄭義甚明程易疇云小記云庶子不繼祖者明其宗也  
言其非繼祖之宗也又云庶子不繼禰者明其宗也言  
其非繼禰之宗也其曰不繼祖與禰指庶子不爲祖禰  
宗廟主故不爲長子斬喪服傳不繼祖主庶子之長子  
言此庶子非宗子言非一端隋文解之自通若彼

此互纏則鑿矣

白虎通義云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畢奪宗何  
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故不奪宗也  
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或云詩宗子  
維城大宗維翰滕謂魯爲宗國是天子諸侯亦有宗以  
周案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記大傳曰公子  
有宗道亦不云諸侯爲人君體尊族人不辱以其戚戚  
君也諸侯奪宗漢梅福已言之如注云奪宗始封之君  
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是也若諸侯與諸侯  
分同有相宗之道此猶公子之宗公子也大夫亏諸侯

不敢以其戚戚君故君立其母弟爲別子以統先君之  
諸子謂之宗子亦謂之大宗詩之所云指王子言非謂  
天子天子不自爲宗也宗子爲士庶子起爲大夫大夫  
身不奪宗至繼別亦奪宗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石渠奏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  
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言適子  
不爲後者不辱先庶百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  
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白虎通義云小宗  
可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後亏大宗所以尊  
祖重不絕大宗也以周案大宗不可絕傳有明文但傳

云以支子後大宗其義已暢復云適子不辱後大宗正明小宗之適子亦正體其祖禰不可自絕也魏田瓊云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亏宗子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之祀此說最通國朝有獨子兼承宗祧之例義生亏斯

張湛云禮所稱爲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徐乾學云古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自秦漢以後世無宗法凡無子者卽小宗亦爲之置後不知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祔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始

絕也以周案大宗無子爲之立後爲正統之重不可絕也而小宗亦有五世宗適之重故喪服父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戴聖闡人通漢以此長子爲五世之適鄭據小記不繼祖與禩之文且謂長子不必五世則繼祖與禩之小宗亦有正體傳重之義其爲之後亦禮也若身屬庶子上不繼祖禩亦置後斯乃後世之失爾

春秋書躋僖公又書仲嬰齊卒公羊傳云躋僖公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禩而後祖也嬰齊爲兄後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其稱仲何以王父字爲氏也以周案禮天子

諸侯盡臣諸父兄弟臣子一例故左傳以閔僖爲父子  
公穀義同是也大夫不辱臣兄弟歸父何辱子嬰齊何  
休云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文公亏閔公猶祖  
也嬰齊弟無後兄之義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  
何說是也諸侯奪宗不可拘以宗法大夫以下以宗法  
齊之而已或拘兄弟同昭穆之說閔僖不辱爲父子或  
據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并謂歸父可以子嬰齊胥失  
之矣 又案後世以旁支繼有天下如東漢之光武蜀  
漢之先主國統中絕奮然崛起此喪服小記所謂庶子  
王是也其本身立四親其後嗣各以光武先主爲祖而

高帝爲祖所自出可也若晉元帝以琅邪王事愍帝欲  
以漢世祖自比馬賾與已非之簡文帝以會稽王歷事  
成帝以下數主亦欲以世祖自比尤非其倫矣若明之  
世宗親喪遺詔入繼并非晉元帝比其曰考孝宗而兄  
武宗已竝三傳之義而又以興獻稱帝稱宗此敗禮傷  
教之制而不可爲法者也莊述祖云兄弟相代非受之  
亏父也不繼所後而繼先君是無所受也無所受者篡  
也有爲此說者蔑所後之先君而陷其君亏大惡皆辱  
皇亏聖人之經者也莊氏此論嚴矣

成十五季經仲嬰齊卒左傳無文公羊說嬰齊爲襄仲

之子公孫歸父之弟嬰齊之稱仲爲禰歸父而祖襄仲爲之後者爲之子也以周案爲之後者爲之子此人君承統之法不可以施亏大夫魯亏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亏臧孫氏嘗逐紂而立其兄爲不聞豹以僑如爲禰爲以紂爲禰也仲嬰齊蓋歸父之子襄仲之孫以王父字爲氏亏例尋稱仲嬰齊穀梁傳亏歸父奔齊言歸父有子在魯與公守殯明後之仲嬰齊卽歸父之子在魯者也亏仲嬰齊卒云此仲孫也其曰仲何子由父疏之也穀梁以嬰齊爲襄仲孫故曰仲孫其曰仲何子由父疏之明所以不稱仲孫也魯人立嬰齊爲歸

父不爲仲遂故曰子由父疏之疏之謂疏仲遂也疏仲  
遂故不稱仲孫穀梁本義如此漢儒治穀梁學者多參  
公羊家說今穀梁傳仲孫化公孫用公羊義改之也何  
注公羊又參穀梁說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  
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此實穀梁  
家駁公羊說而何氏隱用之以彌縫公羊之誤也且據  
公羊說仲遂弑君殺叔仲惠伯爲諸大夫所羣斥則魯  
人必不立其子也明矣又云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而  
立嬰齊則嬰齊爲歸父之子亦可知矣而乃謂立襄仲  
之子以後其兄歸父又以襄仲之子不尋稱仲而謂爲

歸父後卽爲歸父子豈不自生支絀乎

鄭元云射義與爲人後者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  
旣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徐師曾云與干也與爲  
後有所利而干求之萬斯同云後當爲役字之誤以周  
案公羊傳云及者何與也及我欲之與亦自許之辭也  
凡爲人後者父若祖命之非自許也父若祖旣勿無爲  
人後之道今自許之是貪財而忘本故其舉與賁軍亾  
國諸人同科晉書羊祜傳祜兄子暨以父勿不尋爲人  
後不奉詔猶有古道然君命之爲後可也今自許爲人  
後且有與人爭嗣者皆宜禁如注義與當訓兼士昏禮

記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是其義

受業鎮海梅鼎恩  
全校